当代文学资料丛书

1985

争鸣小说集

陈子伶　石　峰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作为《当代文学资料丛书》的一种，一九八三、八四年度的中篇和短篇的争鸣小说集，已经编辑出版。一九八五年度的中短篇小说争鸣基本情况，在《1985 争鸣小说集》这个辑集里，得到了如实的反映。

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如果对这句话，予以严格的现实主义解释，那么文艺论争则是包括文艺思想在内的社会思想的测温计，是社会智商努力增值的一种动态表现。

研究者从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论争中，固然可以梳理出一定时期文艺思想及其发展的线索，但还可以从论争的沉寂或繁荣里，探索到某种社会的原发因素。凡社会精神开放的要求，首先必在文学界和理论界得到响亮的回应。这是人文自然必然规律。理论的开放和探索，文学的开放和探索，是社会精神激奋昂扬，骎骎日进的一种鲜明标志，是社会发展需要突破某种茧缚、摆脱某种羁绊的一种冲动的表征。

但是，论争的行程线，极少有笔直的，一般都呈曲线型。问题不在于它的行程线型，而在于它是发展的(包括深入)，还是处于某种停滞或冷寂的状态。一九八五年度争鸣小说，总的说来，还不能算冷寂。但是呈现着两头热的现象，一在年初，一在岁末。后者充分反映在中篇小说争鸣上。故而我们在比较之后，把中篇短篇汇编为一册，名之曰《1985 年争鸣小说集》。然而，整个八五年度创作仍是较为活跃的。论争随创作问题而

来。但是，创作问题的现实存在，不一定能立即催发争鸣的繁荣；因为它还受社会其它因素制约。一般地说，繁荣争鸣，需要有宽松的社会气氛，需要文学的开放和活跃，需要文学观、美学观的探索和革新。

一九八五年度小说争鸣集，对于同类作品，尽可能地辑用有代表性的；有些已为广大读者熟知，且有众多印本，如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们不再选收；从本辑的作品及其争鸣文章而言，这一年争鸣概貌图景，已能显示，因而本辑不再设“附录”一栏了。

·编　者·

目　录

前言……编　者
马儿驮着坎达拉……刁铁英　1
肖　廉：给刁铁英同志的信……68
李府城：坎达拉的寓言……72
哈！我们这些杂牌铁路工……多　少　76
刘志洪："诸葛赖"们不应作为楷模奉献于读者……90
朱　璞：文学如生活一样复杂……93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刘亚洲　95
闻　龙：一曲沉重的战地浪漫曲……125
季禾子：让理性的光辉照亮军人的灵魂……129
个体户和穷秀才……蔡洪声　135
西　龙：时代变革的剪影……144
京　力：能挣会花有啥可夸？……148
你别无选择……刘索拉　152
魏　成：如何反映当代青年的性格……219
李　下：我们时代需要的是蓝色幽默……221
安妮丝之迷……孟伟哉　225
西　龙：朦胧美……255
智　珠：莫名其妙……260
美女山闲话……周昌义　264

洁　村：在风俗中展示时代 ……365
夏　鸣：要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 ……368
少男少女，一共七个 ……陈　村 371
艾友琴：不同凡响的新篇 …… 431
华玉章：一篇有害的小说 ……433
陈　村：关于《少男少女》 ……436
折磨 ……马赵碚 442
李华贵：真实的形象　有益的启迪 ……460
蓝　天：滥施的同情和不公的讥讽 ……463
无主题变奏 ……徐　星 466
许振强：天凉未必秋 ……496
何　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 ……504
对第三者的审判…… 楚　良 516
石湖娃：一个发人深思的爱情悲剧 ……557
桐　义：是审判，还是赞美 ……56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儿驮着坎达拉

刁铁英

对于孜牙希来说，干这种事恐怕不是第一次，尽管她挣扎得很厉害，弄得斯拉哈孜象颠簸在惊涛上的小船儿。对于斯拉哈孜，事情就很难说了。就是最性急的铁匠也不会这样糟踏他的羊皮风箱，况且人的肺腑根本就不是什么风箱。还有，当他用炽烈的情焰将孜牙希彻底融化的时候，那动作一点也说不上温柔。随手一扔，一只靴子便象迸飞的火星一样从草丛中飞出来。从浓密的树叶缝隙射进林子的一缕清冷如水的月光恰好照在这靴子上。紧接着，又是一下，一个黑糊糊的东西翻着斤斗栽落进远处的深草窝——这当然是孜牙希的另一只靴子。

之后，事情便有渎神明了。这里的蹊跷连动物都能意识到。一只跑到林子里来瞧热闹的旱獭扬起尖如纺锤的小脑袋出现在那缕月光附近，用那双亮晶晶的豆眼毫不害臊地敛息静气地望。不过它绝对没法儿满足它的好奇心——月色朦胧，林子幽暗，还有蒿草。

如果不算剧烈的喘息声，林子里极静，静得连那只伫立在月光下的靴子都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丝淡淡的忧伤。

你很难说清这雾是从哪儿来的。从葫芦湖？自然，每天破晓之前，葫芦湖上都笼罩着一层薄若轻纱的乳白色水雾，但那

雾几乎是僵凝不动的，很难想象它会飘到湖畔的林子里。再则，比较起来，林子里的雾也远比湖面上的浓稠，尽管它却是流动的，轻袅缭绕，摇摇曳曳，一会儿聚拢，一会儿飘散，姿态优雅而神秘。

总而言之，弥漫林间的晨雾遮掩了许多暂时还不需要的诗情和画意，恰到好处地突出了这双使人感到不安的女人的手。

这双手不停地在草丛中拨拉，似乎在搜寻着什么。在绝境中人人都可能存在的侥幸心理不断逼迫这双手以凄厉而疯狂的热情去掀开一簇又一簇深草窝，动作迅疾而焦切，完全顾不得露水和马铃草锯齿一般锋利的茎叶。因而，草汁和几道明显的血痕已经将这双手装点得十分狼狈。它一会儿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泄忿似地恨不得将草窝掀个底朝天，一会儿蓦然呆滞，瘫软无措地垂悬在草尖上。最不可靠的希望也会使它猝然一振，陡然迸发无数令人眩目的强烈感情，情景令人油然想到溺水的人扑向堤岸的一瞬。但是草窝毕竟不是堤岸，于是，象鹰爪一样深深攫入心脏的可怕预感越来越真实，恐惧和绝望开始以痉挛颤栗的形式完美无遗地流露在这手上。手背上的筋络遽然松弛了，象死鸟，象沙滩，象秋天飘飘的落叶。就是这样的一双手，在水光涟涟的绿色草尖上痛苦地移动，迟疑无力，倦怠已极，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都象是无声的叹息和啜泣，终于，它随着整个人的颓然跌坐失落在草根底下，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它缓缓插进松软的腐植层，满满攥了一把潮湿的泥土！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

这是斯拉哈孜的声音。他刚刚醒来，睡眼惺松。

她不回答。脸上神色木然……其实连木然也谈不上，木然好赖也是一种可以表达的情绪。干涸的河道不流水，不流水的

河道说不定会比流水的河道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湿雾滋润，裸露在河道上的褐色岩石会显出一种奇异的沉甸甸的凝重。

“见鬼，你怎么不说话……跪在那儿干什么？”

她说话了，语调平静得令人感到莫名的震骇。

“……有人拿走了我的一只靴子。”

阿尔达克对沙都瓦哈斯家的好名声敬畏得过了头，第一次登场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好惹的悍妇。但是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小雏鸡的可怜把戏，只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沙都瓦哈斯家的好名声在一个十八岁少女那儿会引起什么样的心理反应。

苏里坦并没有睡着。他撑起赤裸的上身，一寸一寸偷偷撩开沉重地垂在床头的紫红色绒幛……他极想瞧瞧正在摸黑穿衣服的新娘。但是，啪，躲在绒幛后面的新娘嗔怪地打了他一下。他不由得要哂笑自己，将甜蜜得发涨的脸孔紧紧贴伏在馨香松软的绣花方枕上。但是窸窸窣窣的声响使他再次喜不自禁地无法按捺心头的迷荡。借着从窗板缝透进来的熹微晨光可以看见阿尔达克的朦胧身姿。正象歌里唱的，“啊嗬，克力姆！你象灌浆的麦粒一样结实丰满又俊俏——”

……他猛地拉开绒幛。

第一次被男人这样窥视，谁都可能羞窘惊慌，以致嗔怒失仪。但是悍妇呢？悍妇也可能吗？想到这儿，阿尔达克索性满不在乎，从容着装。多皱的裙衫、绣花小坎肩、棉织长袜、锃亮的皮靴、缀着一撮鹰毛的花帽……极富民族特色的服装就是这样装点哈萨克美人的。一棵斑驳陆离洋溢着勃勃生气的白桦树在昏暗的木头马架房里灿灿闪光。

苏里坦看得醉了。他问："……你真的在城里上过学？"

阿尔达克不理睬他，微微俯身，贴近窗板缝朝外张望——假若命运把你抛到一个陌生的村庄，你会怎么样呢？你也会张望。好奇，喜悦。这是一个朝暾通红的深秋的早晨，院里的一切都沐浴在柔美如画的红霞里。拴在门前的小牛犊在叫。朝远处看，可以看见回村的母牛在山岗小路上踹起一溜尘埃。

"……我们村都酝酿成立合作社了，可你们这儿连点动静都没有……"院子里没有孜牙希忙碌的身影，她感到惊疑。"嫂子怎么还没有起身？"

"是吗？"苏里坦跳起身，赤着脚凑到窗前，"也许她太累了……这样的事可是第一次，她从来都是我们家起身最早的人。当然，除了乌鲁坎阿帕。这几天她太累了，都是为了你这个……小妖精。"说着，苏里坦忍不住要亲吻阿尔达克，这才是他凑到窗前的真实目的。"不过，按规矩，现在也该轮到你了。瞧。连小牛都知道这一点，它在冲你叫，在向新主人致敬。"

"你也这么想？"

"怎么是我也这么想？最小的媳妇起得最早，家家都是这样，哪儿都是这样，你自个儿也知道得很清楚。"

阿尔达克睬也不睬他，只顾望着外面，沉吟半晌，仿佛自言自语似地轻声道："……不是个好兆头……"

"你说什么？兆头？"苏里坦也凑近窗板缝，"你看见什么了？"

"……第一天，她需要看看我是谁，我也需要看看她是谁……就是这么回事。得了，你望不见，她就是不想比我起得更早。"

苏里坦望着新娘子，微微摇着头，正色道："看来你真的在城里上过学，心眼儿多得象淘金人的筛子。不过，你最好赶紧把这些念头全漏掉。你太不了解孜牙希嫂子……"

门嘎吱嘎吱开了——沙都瓦哈斯老汉推转着一个沉重的木墩出现在黑洞洞的门口。他吃力地将木墩挪过门槛，一直挪到霞光充足的窗前草地。往日这活都是大儿媳妇孜牙希干的，但是今天……今天天气挺不错，金红的霞光照耀着翠绿的草地。草地上有个象夯印似的不长草的凹窝。看得出来，这个凹窝是天长日久形成的。沙都瓦哈斯老汉将木墩挪到这个老地方，摆弄了好一阵儿，直到极其准确地镶嵌进原来的凹槽。确确实实摆弄了好一阵儿，这段时间真让人不耐烦。

霞光映照着沙都瓦哈斯老汉的家。这幢古老的木头马架房是他从曾经当过阿吾勒巴斯的先人手里继承来的。尽管历经沧桑，木头已经发黑，靠近地面的墙角长满苔藓，房顶的青草长得比草地上还高，但即使在今天的坎达拉村，它仍然是一只立于鸡群的鹤。并不是每一家的先人都有可能当过尊贵的阿吾勒巴斯。

这幢木头马架房只有东西两间屋。几天前，为了迎娶阿尔达克，孜牙希自愿搬出了马架房。全家合力在院子里支了顶毡房。现在，那毡房的绘有彩色图案的两扇木头小门紧闭着。

苏里坦从他的洞房出来了，赶忙奔去帮父亲摆弄木墩，一脸慌愧。老汉仍旧只顾低头默默干这件事，一点也不去注意儿子的神色。将木墩摆弄妥当，老汉回屋去把他八十四岁的老母亲搀扶了出来。苏里坦抢先将熊皮褥子铺垫在木墩上。沙都瓦哈斯家族的老祖宗笑吟吟的。清晨的空气对延年益寿有好处。

母牛已经进村了，两个儿媳妇却仍旧没有出来。两头母牛一路小跑径直冲到小牛犊跟前，小牛犊钻到母牛肚腹下一拱一拱，吮吸声极响。按说，先挤完奶才能让小牛犊吮吸。

苏里坦一脸慌愧。

沙都瓦哈斯老汉一点也不想去注意儿子的神色。

乌鲁坎阿帕笑道："瞧这些小牛……吃吧，吃吧……剩下的也够咱们烧茶……"

沙都瓦哈斯老汉说："您说得对，母亲，如今是秋天，奶多。孜牙希可能是因为太累了，这两天把她累坏子。没关系，让小牛多吃一会儿吧。"

乌鲁坎阿帕突然疑惑，"她不会是累病了吧？来，扶我一把。"老祖宗要亲自去看望孙儿媳妇。"这两天真够她累的，并不是家家都有这样的好媳妇。"

沙都瓦哈斯老汉笑了，"您说得对，母亲。"他和儿子苏里坦一起搀扶着乌鲁坎阿帕来到孜牙希的毡房门口。

"巴拉木——"沙都瓦哈斯老汉冲着毡房内轻声召唤，"巴拉木——"

孜牙希一惊，霍地从花毡上拥被而坐……将剩下的那只倒霉的靴子藏起之后，孜牙希曾经另外找出一双靴子摆在显眼的地方。这使她颓然倒下，和衣入被，暂时获得片刻茫茫然昏沉沉的轻松。但是那种隐隐约约而又贯通全身的惊慌很快又紧紧缠绕住她。她意识到自己的可笑。另外找出一双靴子就可以化险为夷了么？难道这事是可以抵赖的么？孜牙希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憋住了。天一亮，全村人就能听到一个甜得让人发腻的故事。这故事里有月亮，有树林，有狂热的躁动，但是没有女主人公。这不要紧，狗会把女主人公指出来，把全村的狗都赶来就行了。谁家的狗熟悉谁家人的气味。它会急急忙忙把靴子叼回家，生怕别人抢跑了。它叼着靴子一边往家跑，一边回头看，心里会觉得奇怪，见他妈的鬼，这些人干吗都哈哈大笑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着它，妒忌它的聪明？汪，汪……孜牙希怔怔地躺着，眼神有些呆滞，她把头从枕头上微微抬起，死死地盯着那狗。那狗朝她径直而来，而且要踩着她的身躯而过。气哼哼嗤着鼻子，喷出的肮脏空气直吹到孜牙希脸上。柔软而有力的小爪尖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能扎透棉被和裙衫，象针一样刺疼孜牙希的大腿、肚腹和胸脯。孜牙希还来不及闭翕眼睑，它的尾巴就象条帚一样扫了过来，顿时，金星四迸，眼前一片漆黑。男子汉们的皮靴快活地踏着草地，放肆的大笑声象秋天草原上的风；女人们则只是格格地笑，笑声象小河水流过石滩——这一切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也要踩着孜牙希的身躯而过，然而极端紧张恐惧的心情使孜牙希浑身瘫软，无力闪躲。她只能呆呆地站在雪地上，昏昏然地望着围绕她躯马兜圈的猎人。这是一片银色的雪原，正所谓北风呼啸白草折。朔风将她的羽毛吹得翻卷起来，弄得羽翎根部的肌肉都发疼。葫芦湖的猎手不用枪打她。骑着马，扛着一根闪闪悠悠的长杆。远远看见，立即躯马围绕她兜圈。她被吓懵了，忘记了飞翔，伸长脖颈死死盯着这狡猾的猎人，身子随着兜圈飞驰的马也傻乎乎转圈。圈子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长杆一扫——把她扫进了快乐的树林。那狗又要踩着她的身躯而过。这回她有了经验，事先闭合了眼睛。但这回它却疯狂地用两只前爪刨了起来，象刨一堆可疑的黄土。刨够了，它就象母鸡一样卧下来，涨红着脸，气喘得象铁匠的羊皮风箱。她忍不住睁开眼，目光越过斯拉哈孜的肩头，看见了树梢顶尖的几片闪着月光的树叶。这静谧的树叶用只有她才能听得懂的语言跟她说话。她不再紧张惊惧了，犹豫了很久，终于怯生生抬起手，要去抚摸那烫人的树叶。为了这些烫人的树叶，阿布登拜唱起传统的《揭面纱歌》。

噢，新娘乘马从远处来了，
你看她如花似玉，长得多么漂亮，
她下了马朝这边走过来啦，
不能白看呀，要把见面礼带上！

男子汉们的皮靴快活地踏着草地，放肆的大笑象秋天草原上的风；女人们则只是格格地笑，笑声象小河水流过石滩。

她舞动腰肢，朝婆家走来，
快快闪开道，不要嘻笑叫嚷，
门前的空场地再腾大一点呀，
快把油炸果撒在她的身上！

陪送新娘来的斯拉哈孜冲着她快活地一眨眼，立即，她感到了一阵心慌意乱，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生气，转过身去瞧面纱里的阿尔达克，面纱却突然变得很厚，使她什么也看不见，但却能看见面纱上有一双快活地眨闭的眼睛。乌鲁坎阿帕也朝她快活地眨眼，沙都瓦哈斯公公也朝她快活地眨眼，她仰望蓝天，蓝天也在快活地眨眼。她凝神瞧阿布登拜唱歌，阿布登拜唇上黑亮的飞翘胡髭渐渐也弯下来，象眉毛。

先给长辈行大礼呀，动作要大方，
然后，按辈数大小表示你的敬仰。
进门要先收下奶奶炸的油炸果，
然后才能和苏里坦这傻小子跪坐在屋子中央。

黑暗中虽然看不见，但她能够想象出那是一片什么样的树林。松涛象石头，而石头象栖息在草窝里的夜莺。生活在坎达拉村七年，却从来没有在夜里到那林子里去一趟，单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也应该去看看。谁也不能活一万年，假若明天早晨就死了呢。难道我就没有温暖心灵的权力？她问命运之神。命运之神踌躇片刻，望着她笑了。没有理由不答应她。她勤快，善良，而且不幸。他们商量了一下，便笑吟吟朝她的毡房走过来。他们一共是三个，左边是儿子，右边是孙子，中间是慈祥的乌鲁坎阿帕。

“巴拉木——巴拉木——”

……若是往常，她会尖着嗓子象村里所有的女人那样笑骂个不停，但是今天，这小牛犊只不过是晃动在她眼前的一团模模糊糊的黄颜色。她身子后仰，憋着劲拚命将这团模模糊糊的黄颜色拽离母牛，然后，用手指头抠住母牛的鼻子，硬把它逼到挤奶的地方。尽管她已经看见他们手里并没有提着那只可怕的靴子，但是她仍然不敢相信他们的笑容背后没有隐藏险恶的陷阱和腾腾的杀气。前景还淹没在一片黑暗中，她的高度紧张的神经没法儿松弛。她惶惶悚悚地蹲在牛腹下挤奶，心却分成两半，一半观察着他们，一半盯着村里动静。一丝异常的声响似乎都会吓得她心里一激灵。她不敢完全肯定他们暂时还不知道她的罪恶。从乳牛颈弯底下悄悄望过去，乌鲁坎阿帕在晒太阳，冲着灿烂的霞光闭着眼睛，嘴里喃喃有词。她天天都这样和主聊天，但今天可能正在祈求主来拯救孙儿媳妇淫荡的灵魂。沙都瓦哈斯公公蹲在门口拾缀鞍具，不时将铁镫敲得叮当响，他今天早晨似乎心绪烦闷，连沉默都显得诡谲莫测。仿

佛是贸然地一跃，太阳从村子对面的雪峰背后跳出来了，苍白的光芒刹时完全取代了比较柔和的多情的红色霞光。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苍白的光芒和白花花的奶汁耀迷了孜牙希的眼睛，孜牙希突然觉得乌鲁坎阿帕和沙都瓦哈斯公公的形与神都在奇异地幻变。形状有棱有角，象石雕一样凝重庄严；神色全无，脸上的各个部位甚不分明。最奇异的是颜色，象村子对面的雪峰一样白炽刺目。他们的庄严使孜牙希自感形秽，几乎要失声尖叫难以自持。她收回目光失神地望着乳牛褐黄的腹肋，强自镇静。象打盹似的，她心疲神倦地闭上眼睛，让紧张的神经歇息了一阵儿——自从丢了靴子，纷至沓来的种种念头把她的脑袋都搅疼了——但手依旧在机械地挤着奶。

按照沙都瓦哈斯公公的吩咐，她还要一边挤奶一边给阿尔达克交接活路。她无心去注意阿尔达克的神色，更没有兴趣去想象她的语无伦次的自我描述会在别人心里拼凑出一幅幅什么样的生活画面。做这件事她神思恹恹。

“……头天夜里就得把柴禾和牛粪码好，这样省事，清早起床划一根火柴就行了。不过咱们得注意天气，要是雪峰那边黑压压的，夜里准有雨，这就得把事先准备好的柴禾盖好。房背后的柴禾堆上扔着一张干羊皮。最好光面儿朝上，有毛的那一面湿了不好晾……篝火上的那个三角吊锅子架，是挂茶壶的。最好头天夜里也灌满水。

“看见母牛回来了得赶紧迎上去，不能让小牛犊吮吸时间过长。那头黑奶牛乳头里有个肿块，不小心碰疼了它，它会踢咱们。让它踢一下可了不得。奶子挤完，正好乌鲁坎阿帕也该起身了。要先把那个木墩挪出来，挪的时候要小心，千万别磕碰着门槛。你瞧咱们家那门槛，几十年了，还象新的，一点也

没磕碰坏。咱们家办什么事都讲究仔细。把乌鲁坎阿帕搀扶出来之后，篝火上的茶壶也响了。不过别忙着放茶叶，这壶水是给他们男人洗脸漱口用的。得赶紧把净壶拿出来，灌满水。咱们还顾不上梳洗，咱们没有时间，等他们吃过饭去干活了，咱们再梳洗再吃饭。不，那时候咱们也不能先忙着梳洗吃饭，咱们得帮他们吆羊出圈，送他们上马，等他们走远了，咱们再吃。一张饼当然不够，不过也别烙的太多，特别是别烙糊，烙糊了咱们得自个儿吃……”

稍微侧侧脸就能望见半个村子——另外一半隐在山坳里。男人们提着净壶在毡房门口咯咯漱口，将手指头伸进嘴里来回蹭抹牙齿，把水倒在一只手上抹脸。女人们四处奔忙，仿佛是在证实孜牙希的描述。骑牛上学的孩子们开始叫嚷着结队出发。孜牙希寻觅不到反常迹象，竟隐隐感到一丝失望。她不甘心就这么拉倒，目光执拗地掠过每一处可疑的地方。说不定那个抓着她把柄的人正在朝这边偷偷窃笑呢！谁能保证那人不会把靴子高高挑挂在某根拴马桩上？然而，每一根拴马桩，每一个能够望见的男人，她都细细观察了，结果是失望。为什么一定是男人呢，说不定也可能是女人或者干脆就是孩子。妒忌、好奇……什么样的动机都可能成为毁灭他人的渊源。想到把她害到如此地步的可能是个熟稔的女人，她内心一阵痛楚，委屈得几乎想哭。我得罪过谁呀？谁也没得罪过！谁家办婚丧大事我都去帮忙，你们生不下孩子我陪你们掉泪……一股强烈的怨恨象火在胸膛燃烧。活了二十多年她才恍然明白，经过这种焚烧，人的心才能变硬，才会在这温情的世界面前保持冷峻。

太阳已经一膀子高，村里各家可能已经吃过饭了。但是沙都瓦哈斯家的媳妇们还在挤奶……

乳牛扭回头，伸出长舌舔肩胛，用涎水将茸毛舔得片片黑亮。孜牙希出神地望着这头牛，真羡慕它心境的恬静。汗水从皮肤里渗出来，会在茸毛里结成许多肉眼难以看见的微量盐晶；舔食这样的盐晶，牲畜会感到很有滋味。伤口里渗出的血也是咸的，牲畜也爱舔，舔食这些玩意儿，它们会暂时忘记疼痛……它们是随时都可以找到慰藉的。但人却不能。

"……咱们家什么事都讲规矩，吃饭的时候，不要直接递给乌鲁坎阿帕，先递给公公，由公公捧给乌鲁坎阿帕，然后是公公，是苏里坦……吃肉的时候更应该注意，一根脊条，公公先为乌鲁坎阿帕切下几块，然后自己切，切剩下的递给苏里坦，苏里坦切剩下的再递给我。"

说到这儿，孜牙希突然停住了。她听见公公在对苏里坦说话，心里猛然一哆嗦。

"吃过饭，把马群吆回来。"沙都瓦哈斯老汉低头拍打着鞍具漫不经心地对儿子说。

"干什么？"苏里坦疑惑地问父亲。

"你已经成家了，应该有匹自己的马。"老汉说完，抱着鞍具径自进屋。

孜牙希猜不透公公为什么一定要今天"压马"……

"喂，你讲完了吗？我还在这儿等着听呢！"阿尔达克从另一头牛身后站起身，气哼哼地望着她。

孜牙希惊愕地望着这个昨天刚进门的妯娌，心里一阵慌乱……

乌鲁坎阿帕也颤巍巍赶到湖畔。据她自己说，是为了来看"压马"，但其实——至慈至赦的安拉可以作证——她是因为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